

蒙古族新生代作家群速览

□海日寒(蒙古族)

近10年来,写作环境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全媒体时代”的文学正在经历一场“文学的全媒体化”。在此背景下,蒙古族文学也悄然发生着变革,特别是蒙古族新生代作家,他们一方面在网络上写作寻求读者的认同,另一方面又在传统期刊上发表作品寻求纯文学圈子的认可。被我列在“新生代”旗下的作家们的实际构成十分复杂,从年龄上看,从“60后”到“90后”都有。其主要原因是,有些作家“大器晚成”,比如诗人克·奥特根吉日嘎拉、纳·色穆吉德、格丽瓣、查荷玛,小说家哈拉特木尔、巴·吉日木图、扎·仁钦,散文作家克门宝苏等。但更多的是“70后”、“80后”作家,比如诗人朵仁珠拉、刚查茂都、海风、都仍吉日格勒、敖其尔巴尼、巴雅兀惕·桑杰、纳德米德、克·哈斯巴雅尔、格·恩和巴雅尔,小说家扎·哈达、陈萨日娜、敖·娜日格勒、苏·阿拉坦图丽古尔、敖·阿拉坦高娃、牧·浩斯巴雅尔,散文作家照日格图、格根萨日、波·赛罕托娅、哈斯勒达嘎等。当然,他们的创作并不局限于某一文体,而且大多具有自己不同的声音,形成了众声喧哗的局面。

回归本土文化的写作

现代转型是蒙古族百年文学的基本主题。纵观百年蒙古族文学史,诗歌的变化最大,成就最突出,问题和困难也最明显。从第一代的纳·赛音朝克图到如今的新生代诗人,历时70多年,经历5代诗人的努力,但现代化与民族化的辩证统一问题还是没有得到合理的解决。

面对这种现实,不同的人有不同的抒写角度和策略。上世纪80年代,特·官布扎布、宝音贺希格等诗人更注重对现代经验的表达,而德·斯仁旺吉拉、仁·斯琴朝克图等诗人则更注重对

本土文化进行抒写。这是贯穿整个蒙古族当代诗歌史的两条基本脉络:现代化路向与民族化路向。但实际上,这两条脉络并不是泾渭分明的对立物,而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交叉互动。

近些年,我觉得诗歌界出现了一股“本土文化诗歌”热潮。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德·斯仁旺吉拉、仁·斯琴朝克图、约·额尔敦陶克涛,以及随后的哈·巴图吉日嘎拉、那顺达来、恩克哈达等诗人均代表了这一潮流。“本土文化诗歌”顾名思义,即是从主题、价值到审美全面向本土文化回归的文学潮流,它一直延续到新生代的诗歌创作中。他们在作品中对片面的现代化进行反思,肯定和推崇游牧文化的审美世界。

在新生代诗人中,都仍吉日格勒、敖其尔巴尼、纳德米德等人的创作就体现出这样的特点,他们分别出版了《火红的孤独》《水迹》《第十三月》等诗集,将对游牧文化心理的探索、对草原自然人文之美的描写融合起来,并用微妙的诗意方式呈现了出来。其中,都仍吉日格勒的诗歌文化历史内涵较深厚,敖其尔巴尼的诗歌更具抒情性,纳德米德的诗歌短小而精巧。此外,还有诗人巴雅兀惕·桑杰的作品,意味深长而富有哲理性。他们写草原,写牧歌,写自然四季,写山川河流,写那达慕,写正在逝去的那些瑰丽而富

于魅力的文化风景,都带着由衷的怀念与认同。在全球化时代,出现一种向本土文化回潮的趋势,的确值得我们注意。这种思潮与现代性的观念是不相称的,它是现代性的另一种表现,即反思现代性。随着现代化进程的深入,对传统文化的思念就会愈加迫切,出现短暂的回潮,这也是必然的。

抒写现代经验的嬗变

但是,我们也要看到,很多诗人则喜欢表达现代社会的现代经验。就目前看,继特·官布扎布、宝音贺希格、瓦·赛音朝克图、昂格特等人之后,新一代现代主义诗人正在崛起,如朵仁珠拉、刚查茂都、海风、格·恩和巴雅尔、克·哈斯巴雅尔等。

朵仁珠拉在网上写诗,也钟情于绘画艺术,已出版诗集《诗歌世界》,她精通蒙、汉、英等语言,驰骋在自由的网络世界里,抒写着内蒙古的“现代传奇”。其诗歌汪洋恣肆,天马行空,经验混溶,语言华丽,抒情性和色彩感俱佳,深得现代派之精髓。刚查茂都已出版诗集《一棵树》,其诗歌诙谐、俏皮、及物、入俗,有很强的叙事性,浸染了较深的后现代色彩。海风已出版蒙汉诗集《郊外的秋天》、汉文诗集《海风诗集》,其诗歌内容较庞杂,风格也多变,很难用一句话概

括。其中既有介入时尚行业的“时尚诗歌”,也有跟踪当代大事件的新闻性诗歌;既有表现城市草根“蜗居”生活的诗歌,也有探入心灵幽微处的文化历史诗歌。总的来看,其诗歌是现代城市知识者的心灵乐谱,表现了一个敏感、多思、智慧的心灵面对大千世界时无法逃避的悸动与沉思。他的诗为蒙古文诗歌如何介入当代生活现实,如时尚生活、新闻事件、草根经验,提供了有益的尝试。

面对现代经验和传统文化,如何更好地兼顾是很多作家、诗人都在思考的问题。照日格图从事蒙汉双语创作,是蒙古族新生代作家群中屈指可数的散文作家。他的经历较为特殊,他说自己有三个故乡:生在沙漠故乡库伦旗(农区),长在天边的呼伦贝尔草原(牧区),工作在首府呼和浩特(城市)。对于链接其作品的两个时空点,作为写作对象的呼伦贝尔草原和作为观察点的呼和浩特(城市)来说,他既是主人又是客人,既是生活的亲历者又是生活的旁观者;对于那原野上的林林总总,他既能热情地投入,也能保持客观冷静的观察,既不完全认同,也不至于疏离、客观、冷静却不乏亲切,徐徐道来,娓娓动听。他抒写的小说呈现的是蒙古族一代“新人类”的乐年华,敖·阿拉坦高娃的小说讲述的是城市知识女性的悲欢离合、爱恨情仇,各具特色。

有力地回应当下经验

比起诗歌,小说是个更接地气、更及物的文体,小说家们也乐意介入现实生活、介入当下经验。蒙古族新生代作家继承上一代作家的优良传统,有力地呈现了他们身在其中的当下的、鲜活的、正在进行的时代经验。他们把十几年间发生在内蒙古地区的底层生活经验抒写得淋漓尽致。这与这一批作家的身份与经历有关。比如扎·哈达、陈萨日娜、敖·娜日格勒、苏·阿拉坦图丽古尔、敖·阿拉坦高娃等,都是在生活中摸爬滚打,业余才进行写作。他们不是生活的旁观者,而是亲历者;不是生活的导师,而是生活的雇员。他们面对生活,采取的是一种亲历者、见证者的视角。

其中,扎·哈达已出版两部小说集——《貂皮嫁妆》和《射鹿骑士》。他的作品采用一种“文化寓言”的叙述模式,展现的是“最后的”、“逝去的”人物与生活,表达人们面对现代性时的文化困境。比如,《扎布苏日山谷》展现逝去的老者的忏悔,《三杯》诉说老牧民回光返照时的人生顿悟,陈萨日娜是城镇经验的有力展现者,其表达更质朴、更直捷、更多原生形态,具有赤裸裸的现场感。比如,《黑雪》展现了失去牧场的牧民进城成为“拾煤荒者”的悲惨经历,《哈达图山》反映的是火化对牧民文化心理造成的冲击,《流泪的狐狸》诉说蒙古族生态观念以及人与自然的联系,《向阳的等待》描绘了草原市场化的波折与阵痛。敖·娜日格勒的小说展现的是城市候鸟打工仔们艰辛的岁月,苏·阿拉坦图丽古尔的小说呈现的是蒙古族一代“新人类”的乐年华,敖·阿拉坦高娃的小说讲述的是城市知识女性的悲欢离合、爱恨情仇,各具特色。

·创作谈·

生活本身就是个谜语

□陈萨日娜(蒙古族)

老实说,我总是感觉自己没有根,这让我很苦恼、很自卑。

我出生在通辽市奈曼旗一个偏僻落后的村庄。偏僻归偏僻,但那里是美丽的。村庄被一望无际的沙海捧在掌心;一大片清澈明亮的湖泊静静地注视着村庄;一座用柳条、苦艾等植物编织起来的高大古老的敖包耸立在那里。因为那个敖包,那潭湖被乡亲们称为敖包淖尔。那里盛满了我很多神奇的、美好的、苦涩的、难堪的、艰苦的童年的回忆——

85岁高龄的喇嘛爷爷迎风站在敖包淖尔边引领父老乡亲祭敖包、念经、求雨,银白色的胡须反射出的光线里闪烁着,随着他嘴的祈祷上下翕动着;每个金色的黄香牧童赶着牛群从敖包淖尔缓缓走来,太阳的余晖给每一头牛都镀上了一层金辉,牧童头上的草帽、手里的编织物足以证明这一天的欢愉和收获;每个清爽的早晨羊信叫村里人放羊的高亢声音,在寂静的村庄上空畅通地响起来。每个安静的傍晚,村里孩子都聚在村中的那棵老槐树边尽情地玩耍。阿妈怕我们被同龄人

欺负,不让我们兄妹几个去那边玩,于是我们几个并排坐在房子东边的沙丘上,眼巴巴地看向那里,孩子们肆无忌惮的呼喊声、嬉闹声、哭笑声激荡起我们全部的羡慕和向往。

二姑父几乎是勾走我童年大多好奇心的角色,他是个猎人,背有点驼,脚步迈得很大,背上总是背着一支长管的猎枪……二姑父的屋檐上总是挂着一条或几条狐狸皮。那些狐狸皮里塞进了干玉米,把皮撑得鼓鼓的,乍一看就像一条活生生的狐狸在迎风跳舞。二姑父家的大女儿在我很小的时候就瘫痪了。关于她的瘫痪,村里人有很多说法,最为普遍的说法就是因为二姑父总是猎杀狐狸,猎杀生灵。我用蒙汉双语写的小说《流泪的狐狸》就描写了这些故事。那些陈年往事、那些遥远的记忆总是自然而然地走进我的心里,跳跃在我的小说里。

我15岁那年,父母搬到了扎鲁特旗阿日昆都楞种畜场。那是一个美丽得像油画般的翠绿的世界。我在奈曼旗读完初中后才去扎鲁特旗跟父母团聚的。我

去草原那天,天正下着蒙蒙细雨,整个草原都像特意打扮过似的,油光满面,清新翠绿。妹妹披着一件宽大的雨衣,穿着一双男式的黑色水靴走在雨中的草原上。她眼前是一汪清水,一群洁白的羊群分布在清水周围。雨点淅淅沥沥地下着,浇在脸上酥酥的麻麻的,有点暧昧有点伤感。阿爸不是老牧民,他不懂得驾驭驯马,来到草原赶着马车时不小心车仰马翻,受伤了。他拎着一个从奈曼拿来的柳条筐,在牧铺周围捡菜。一颠一跛的身影在雨中显得特别孤独又落寞。阿哥骑着一匹没有套上马鞍的棕褐色的马儿在雨中走来……这就是我最初到草原的印象。

我毕业后没有分配工作,回到了扎鲁特旗草原。那是一段很糟糕的日子。我每天赶着羊群上山放羊,在草原的烈日下度日如年地坚持了一些日子。寂寞、孤独、痛苦,每天像激流般冲击着我。我以此为题材用蒙汉双语写过中篇小说《情缘》。

最后我定居在库伦旗。库伦旗是个

文化底蕴比较浓厚的地方。这里有古老神奇的安代舞,有香火旺盛的三大寺,有着近一千条沟……在这里我见过很多老人,给我印象最深刻的是一个身材矮小、面容慈善的老人。虽然80多岁了,但是她腿脚灵活,动作轻便,总是不见她闲着,总是看见她自言自语、自说自笑。她是个乐观的老人,她喜欢打扑克,但是火化逝者的消息几乎一下子击垮了她。她便是我以火化为主题的小说《哈达图山》里的主角。

也许谁也不是刻意地写小说的。生活中的很多美好神奇的,或者是艰难困苦的事情积压在心里,慢慢地就促使你将它倾诉出来。而那些自己最熟悉的遥远的或者是近前的事情很自然地成为了小说的素材。所以小说离不开生活、离不开阅历。只有贴近生活才能写起来不费劲、不空洞、不故作,写起来得心应手。

生长的地方是故乡?有父母的地方才是故乡?或者是目前赖以生存的地方才是故乡?我的根到底在哪里呢?也许不重要,重要的是我曾经走过那么美丽神奇的地方,见过那么多淳朴朴实的人们,领略过那么多神奇独特的民情风情。而大自然本身就是奇迹、生活本身就是个谜语,我们需要做的只是用一颗虔诚的心去欣赏,用一颗感恩的心去崇拜,用一颗忠诚的心去倾诉。

当是如此,坚持不懈

□巴雅兀惕·桑杰(蒙古族)

就成了大作家的。要成为一个真正的作家,需要艰辛的劳动,需要刻苦的学习,得多学多读。只有用天赋做启程的马蹄,用劳动做前行的鞭策,用人性来指导自己的行为,用哲学来武装自己的头脑,才能成为一个好的作家。这是我关于创作的又一种认识。

我认为,作家必须要读书。但是,现在有一种现象,有些作家只重视读文学作品而忽视读其他类型的图书。其实,要做一个真正的作家,必须要有广博的知识修养,不能只读文学作品,要读语言、哲学、历史、风俗等方面方面的图书。多读、多思,才更有利于创作精品佳作。

另外,我觉得,一个作家有新的思想,才能够写出有新意的作品;有远见卓识,才会写出更具生命力的作

品。很难想象,一个保守、封闭、固步自封的人,怎么能够写出精品佳作来。时间能够检验作品的生命力,能否写出经得起时间考验的作品,就要考验一个作家的本事了。因此,他必须要走在时间的前面,不但思想要超前,而且思维要新颖。这是产生精品佳作的又一个条件。

无论如何,要当作家,首先要懂得究竟是什么是文学,作家究竟应该怎么做。当然,作家是什么样的人,没有固定模式,但真正的文学应当是什么样的,答案并不难找。

我是这样想的:“我需要做的事情很多,需要学的东西也很多。为了无愧于时代,不落伍于时代,我时刻要用知识来充实自己!”对于我这样一个年轻的写作者来说,当是如此,坚持不懈。

说起故乡,我的心情就变得复杂起来。在30多年的时间里,我在三个不同的地方度过:前10年,在内蒙古哲里木盟库伦旗度过,在那里时父母一直务农;10岁时,我随父母一起迁至呼伦贝尔鄂温克旗一个叫锡尼河西苏木的地方生活了10年;之后的10年,我出来读书,毕业后在呼和浩特找了一份工作,在这座城市里安家定居。我周围的亲朋好友,大都是第一代进城的人,最多也超过两代。起初,我羡慕那些父母在城里,等他们一毕业父母就能安排好未来的同龄人。后来,与他们站到同一个起跑线上时,我不再羡慕,反而庆幸自己是从牧区一步步融入了城市生活。对于一个写作者人来说,这段经历包含的内容非常丰富,足够我写很长时间,甚至是一辈子。

半个月前,我顶着炎热挤公交去上班,弟弟打来电话,问我干什么?问完之后,他可能从手机里听到了公交车里的嘈杂和刺耳的报站广播,知道这个时间正是我上班的时候。我反过来问他干什么?他说,刚刚赶牛群到草地,正在回家。再过几天,他就要告别相对安闲的生活,去草地打草,一走就是两个月。这是他一年中最繁忙的时候。大约在十几年前,我有一次跟着他们去打草。刚开始,成群的蚊虫让我这个“念书人”极不适应,繁重的劳动竟然让我忘记了那些痒痒的蚊虫、忽略了痛痒。看到一大片翻滚的草浪,看到头顶蓝蓝的天,觉得这里似乎是浪漫故事的发生地。当然,弟弟和其他人无暇顾及这些,甚至不洗脸,胡子也来不及刮。母亲说,去年弟弟在草地打草一个月回来,他一岁的女儿已完全不认识他,看到满脸是胡子的男人吓得大哭。说完母亲大笑。我却又哭不出来。我的父母,还有我弟弟生活的地方始终牵动着我的心。他们日夜操劳,无暇顾及自己的生活。在我这个旁观者看来,他们的生活非常艰辛,却也不乏浪漫因素。

关于我的呼伦贝尔,介绍性的文字早已铺天盖地。只有置身其中,最后抽身离开的人才能有更好的体会。于是,我写了一组关于故乡的散文,将那些艰辛又浪漫的事情记录下来。因为经验有限,我只能写自己周围熟悉的人和事,我的父母、弟弟、亲戚,我儿时的伙伴和我经历过的事情。这些很私人化的事情,在某种程度上也映射着那一个群体的面貌。写故乡的时候,我喜欢选择在夜晚,一个人静静地坐在书房里敲键盘。我用现在的学识和情绪审视当时的人和事,表达自己最朴实的想法。写《马莲花》那篇散文时我曾两度流泪。散文中淡淡的忧伤正是母亲一生的写照。这篇文章在《民族文学》发表之后我把它挂在博客上,弟弟看到之后打来电话说,有这一篇文章,母亲就没有白白辛苦。只是母亲读不懂那篇文章,文中的事情也无法原模原样地转述给她。

还有一些事情,已经消失或即将消失。对于即将消失的事情,人们总抱着包容的态度。那些曾经让我为之兴奋的东西在我离家几年之后都已消失或者正在消失。我只能用一些简单的文字来纪念它们。我同时也能感到文字的苍白无力。评论家宋生贵在评论我的系列散文时,说它们是“行进中的回望”。我喜欢这个说法,或许散文的功能,就是让这些行色匆匆的人,放下脚步回望过去吧。我自己也常常驻足回望。如果不及记录,我怕有一些人和事都来不及纪念。在我离开10年之后,我能对故乡做的,也只有这些了。

《故乡》系列散文,我写得很慢。有时朋友催促让我一气呵成。他们半开玩笑说,离家几年,难道你对家乡的情感就变淡了吗?正好相反。其实我列了长长的标题,却像个蜗牛,一步步实现。真实性是散文的命,我怕我的情感太浓,笔下的文字成为一种情感的宣泄。我惟一确定的是,这一系列散文,我还会写下去,并努力写好。

在良好的文学氛围里

□扎·哈达(蒙古族)

我1981年出生在内蒙古鄂尔多斯市,曾出版了小说集《貂皮嫁妆》《射鹿骑士》。

我小时候就能听到优美动听的鄂尔多斯民歌和民间故事,这些丰富多彩的民族文化是我最初的时候老师,培养了我的文学爱好。1997年,念初中的时候,我就开始尝试写作,小说、散文、诗歌等各种文体都写。高中毕业后,我回到家乡,牧区里的人和事以及年幼时听到的各种故事触动着我的神经、拨动了我的心弦,我要用手中的笔写一写身边的人和事。一个继续搞文学创作的念头在我的脑海里渐渐萌生。于是,我重新开始留心观察生活,捕捉和摄取那些足以感人的故事,甚至包括一句话、一个细节。

2000年,我的处女作《今夜静悄悄》发表在《阿拉腾甘德》杂志第三期上。后来,我创作了数十万字的中短篇小说,先后在《民族文学》《花的原野》《潮洛濤》等报刊上发表了50多篇小小说。其中,《我的女老板》《扎布萨谷》《医术巫木》等小说获得了不少读

者的积极回应;小说《丹斯玛姐》被内蒙古电视台改编成4集电视剧播出;《空手心》《界河》等小说入选“优秀蒙古文文学作品翻译出版工程”。还有一些小说获得了相关奖项。我感恩于这样的认可,这让我对文学又多了一份坚持之心。

我积极与作家朋友们探讨文学创作规律,提高自身素质,期待自己能够创作出更多的优秀作品。我还经常和本地的文学爱好者保持着联系,共同探讨文学创作的技巧,大家共同努力,发表小说、散文、诗歌等120多篇,使鄂托克前旗形成了“牧民作家群”,成为内蒙古自治区牧民出书最多的旗县之一。

为了扩大文学创作视野,从2002年开始,我先后参加了“第七届全国青年作家创作会议”、“全国少数民族作家赴东部考察”等活动。同时,我还订阅了十多种报刊杂志。在这样良好的文学氛围里,我努力地创作着,期待有新的发现。

盘旋在明净的诗歌天空

□海风(蒙古族)

据《蒙古秘史》记载,成吉思汗的先人都蛙锁豁儿有三只眼,尤其其他的额中生了一只独眼,能看三程远的地方,即三天行程远的距离。作为一个蒙古族诗人,我没有那神奇的三只眼睛,但博大精深的诗歌艺术赋予了我铿锵有力的三双翅膀,我用它们来飞越现实的羁绊和生活的困顿,感受诗歌的圣洁洗礼,不断砥砺脆弱的灵魂,洗涤心灵的污垢,如一只矫健的蓑羽鹤一般借助内心深处涌起的上升暖气流,盘旋在明净的诗歌天空之上。

我的第一双翅膀是诗歌创作。我从内心深处崇拜诗歌这一类文体,把它当作一种信仰来看待。虽然有人说“诗歌还不如山羊绒值钱”,但在在我看来,诗歌是央金拉姆女神赐给人类的绽放心灵深处的一朵皎洁莲花,仅用稿费和经济价值、社会地位来衡量诗歌艺术庸庸人之见。我在呼和浩特生活了将近16年,诗歌为我融化惆怅、吹散孤独,给了我无穷无尽的能量,拯救了我颓废的心灵。正如蒙古族近代文豪尹湛纳希所

云:“若未能动人心魄,何必挥笔写文章”,所以在写作上我总是精益求精。我写出了《母亲,请谅解我在子夜开灯写诗》《郊外的秋天》《睡不着》等诗歌,有时会孤芳自赏,有时发表在文学杂志上,默默品味诗新飘来的墨香。现实生活有时略显困顿,但诗歌是能治愈忧愁、唤醒心灵的灵丹妙药,是照耀我书房的一道佛光,让我的神经细胞得以一次次复活。如今,我在呼和浩特东郊生活,这里比市里更显幽静,是让人诗思泉涌的最佳居所,尤其郊外的秋天更是景色宜人,点缀着一丝诗情的韵味,成为我生命的一道大美风景线,让我充分理解到昔日陶渊明的田园情结。

我的第二双翅膀是诗歌翻译。我举双手赞同“文学翻译是再度创作”这一说法。阅读一部著作所得的感想远远不及翻译这部著作所获得的醍醐灌顶式的启示。因此,我酷爱翻译诗歌,这使我能感受到他人的心境和意蕴,也能为自己的诗歌创作添砖加瓦。我在翻译诗歌时,首先推敲诗人的写

风格、心境、语感等,再着手翻译。最好是碰到自己所喜欢的诗人作品,那样便可以产生心灵上的共鸣,译起来也会得心应手。我通过翻译实践深深感受到,翻译一部诗集无疑是感受作者精彩的生命意义、品味他的诗歌魂魄,为读者呈现另一道生命风景的旅行。

我的第三双翅膀是诗歌编辑。我认为,在文学编辑中,最难当的就是诗歌编辑。不仅工作量大,任务繁重,还得忍受那些“大诗人”们的考验。但这一岗位也能锻炼人,让你重新认识诗歌,提高自身的明辨能力,感知我们所处的诗歌环境,看对方向。这几年,经过在诗歌编辑的岗位上摸爬滚打,我确实体会到,写诗切忌虚浮,要摒弃功利主义、充分尊重诗歌艺术。当下,有些诗人十分浮躁,不求“十年磨一剑”,只求“出名要趁早”,于是,他们的诗歌缺少灵魂的萌动和新颖的探索。至此,我还是崇拜将写作当作生命的全部意义的阿爾泰、力格登等老师和将写诗作为光辉使命看待的蒙古族大诗人纳·赛音朝格图,他们是我学习的标杆,为我指引着前进的方向。

我挥动着这三双翅膀,冲破云霄,朝着明净蔚蓝的诗歌天空奋力翱翔。蒙古人崇尚蓝色,我希望那一片天空永远那么蔚蓝、那么明净,蔚蓝得像蒙古高原的湖泊,让我的心灵诗意地栖居,明净得像初生婴儿的眼睛,让我的灵魂得以净化。

行走和回望

□照日格图(蒙古族)